

◇胡伟专栏·群峰青

海的小故事

从小就在水乡长大,我喜欢水,喜欢水的一切,有时在河边或者池塘边站一站,走一走,感觉都很好。海是陆地上水的延伸,自然我会喜欢海,但是海却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接触海之前,我先接触了江,算有一个过渡。那时,县里还有船队,主要业务是把沙子从安徽省运往上海市销售。有一年暑假,我跟着二哥上了船,住在船头的地下仓,里头又闷又热,噪音大得无比,适应了好多天才能睡觉。夕阳余晖中,眼看着吃着水的船队缓缓驶动还真是有趣。初次来到长江上,我备感兴奋。烈日当头,船面热得发烫。我看着窗外长江水和两岸山头向后隐去,开阔和寂寞涌上心头。当然,和看海的感受相比,一切都是小巫见大巫。

第一次见到海是在北方。我乘火车从首都到达秦皇岛,住在北戴河林业部招待所。此处离海不远,走路十分钟就看到大海。大海初次给我一个画面,海天一色,沙子黄黄,人心有点颤抖。站在山海关老龙头城墙上,极目海天阔。人走在城墙里,地面砖石整齐发烫,等走到海边,海水不断舔着嶙峋的礁石,望着前方沙鸥飞翔,海有点苍茫的感觉。

后来,陆续到过大连、青岛、威海、日照、连云港、上海、宁波、厦门、深圳、珠海、海口、三亚、防城港,不由觉得祖国的海岸线真长真了不起。虽然各地的海水洁净度不一样,海边沙子颗粒不同,但海天一色的样子还是差不多的。我很早就知道明朝曾有大船队巡视过东南亚,也看过《鸦片战争》的电影,还通过小人书看过《海霞》等故事,知道海对中国是多么重要。可以说,一部近代史就是从海开始的,海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苦味和思考。我国海疆广阔,多么需要国人重视海域发展。后来,听闻我国造出了两艘航母,下饺子般下水了系列先进战舰,我国的科考船还能去南极北极科考,我的心像拔开了塞子的水坝,一下子欢畅了好多。

现在我接触海,一半是出于自己喜欢海的原因,一半是生态新闻报道工作需要。来到海边,我总是先要看看海边的森林,海岸线上的防风林。走在沙滩上,我会留意沙滩上的椰林、麻黄树、藤蔓植物和小草。有的海边还有红树林,海里红树林的枝枝蔓蔓让海水流动速度减下不少。树枝间的小鱼和壳类我们看不见,可是水鸟能看见。每次看到这些茂盛的植物,我就知道这里的海是健康的。这些年,沿海城市都很重视海边生态保护工作,树草都保护起来了,观赏有步道,看鸟有望远镜,各种生物蓬蓬勃勃,海的意义在岸上得到了延伸。

我可以安心体会海了。从大山到平原,从平原到大海,我的感知逐步丰富。在海上,找到终点,也找到新起点。就像是在天尽头、天涯海角,你会发现路还可以延伸。如果需要圆满,则要走正路。路正了,海都可以走过。

在海边,我什么都可以不想,只听海不断的喧哗声,放松自己。如果是白天,海上人很多,海里就很热闹。我张开手臂,向大海深处划去。海水是动荡的,一波一波的浪打过来,游泳的人要善于躲避。这不像在水库和湖泊里那么安静。不停动荡,却也生机无限,给人以激越的感受。刚开始,我很不适应,觉得海颇不平静。后来,熟悉大海后,才觉得冲浪其实很有意思,如果你跟着节奏,海浪会增加生活的弹性,不至平静无趣。海还有让人不适的一面,海水是咸的,给人带来不少麻烦。我曾经呛过无数次海水,海水的咸湿让我眼睛发烫,让鼻腔难以忍受。我思索过海水不咸该多好。其实,海水咸有咸的好处,杀菌。海水的咸一直让人皱眉,却没有让海生生物发愁。深海自带恐惧,我曾经体会过几次。一般海滨浴场都有浮漂圈着,一是防止鲨鱼过来,二是给游泳的人画圈警示。一次,我独自游到远端的浮标旁,享受着身体和海水一起动荡的感觉。过了一会我抬头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了,海水变得深蓝沉默,我突然感到有千钧恐惧扑面而来,我打了一个激灵。我快速朝岸边游去,可身体就是不动。由于我会仰泳,我停下来让身体浮在海面,放松下来时才可以游动。回到岸边,想起刚才发生的事,不禁笑自己的胆怯。

我去过海外几个国家,看到过更大的海。在马来西亚,我坐船来到岛屿旁的深海处,从高空看这里的海并非深海。即便如此,我从船上跳下海,俯视海底,颜色越来越深,深至无尽,四周什么都没有,我又产生了恐惧,赶紧浮上海面,看到湛蓝的天,才踏实下来。还有一次,我在加拿大坐海船,船开了好久,海还是一望无际。在我寂寥的时候,鲸鱼群突然从海面跳起来,带来水的弧线。这时,我觉得海除了恐惧还有神秘的喜悦。对于海这个巨物,我觉得至少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胡伟, 原籍安徽, 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 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 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人间小景

“拌汤乡长”

贾雪莲

在乡镇工作,能遇到一位好的大师傅,是难得的福气;能有一个好的食堂,便为干部营造了安心工作的家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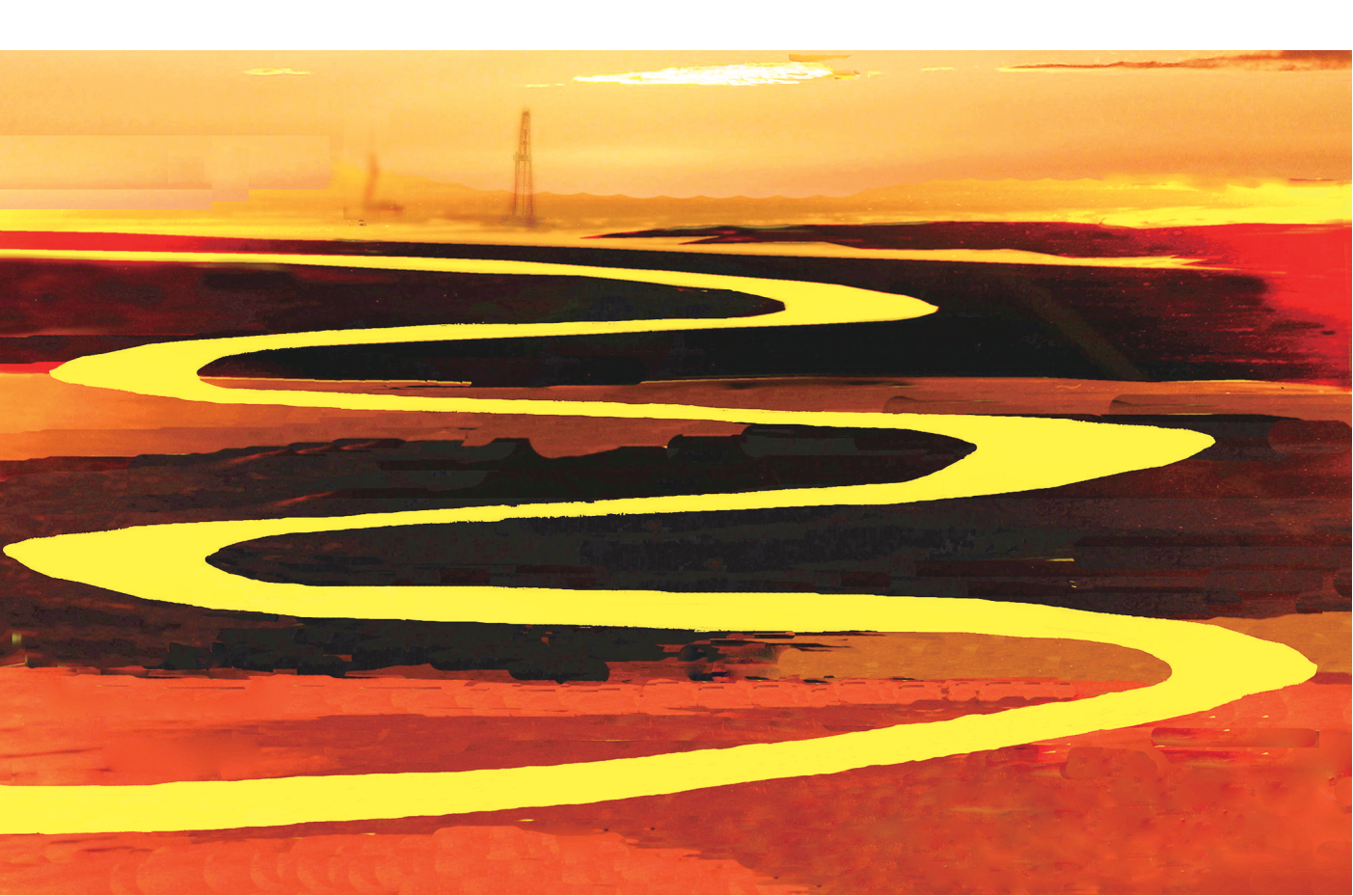
2009年初秋,我背着行囊踏上了去往甘肃省天祝县西大滩乡政府的路途,一百多公里崎岖拐弯的柏油路颠簸下来,头晕了,心也凉了——那将是一个怎样破败、偏远、凄清的所在啊!

抵达西大滩大院已是黄昏。薄暮笼罩着一个静谧的四合小院,红顶青瓦,落霞漫卷,几缕淡淡的蓝烟在屋顶上袅袅飘舞——很很很安静的乡村晚景,熨平了我心里的疙瘩。

好也罢,歹也罢,所有的日子,都得从吃饭开始。

西大滩的平房,又黑又矮。灶上的大师傅,许是为了匹配这灶房吧,也生得矮小,还有些驼背,常年穿一件耐脏色茄克服,和一双与身高比例严重失调的油膩腻大皮鞋。但他的一双眼睛,黑亮惊人,是那种在黑屋子里仿佛能反光的亮度。

大师傅硬菜做得好——清水羊肋条、爆炒土鸡、清炖牛排,是他的强项,也是我们西大滩能拿得出手的仅有的物产——海拔2700米的高度,还有什么能比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能御寒,能排遣想家的愁苦呢?



◇信笔扬尘

我有一棵乡愁树

安小花

一直以来都没勇气把笔尖与乡愁触及,更不敢轻易把墨水洒向故土,那是一座封存故事的茧房,盛满经年累月发酵的思念。它既是启程时晨雾中呜咽的汽笛,也是归航时暮色里沉甸甸的船锚;是生命最初的啼哭,亦是最后的叹息;是人间至暖的团圆,亦是刻骨铭心的离散。

前几日,父亲在电话里提及要变卖老屋。我裹着窗外渐沉的暮色,喉头哽着那句“落叶归根”。老屋的每块青砖,都沁着父母的汗水。斑驳的木窗棂上,还刻着我七岁那年的身高线。老屋易主,那么我们的根系该往何处攀附?

我轻轻拨开记忆的屏障,回到那个蝉鸣的炎热盛夏,那时,老屋院角的西红柿架已结出果实。母亲攥着蒲扇立在床前,汗珠顺着晒红的脖颈滚进她碎花衬衣领口:“姐姐听话睡午觉,醒来妈给你开黄桃罐头。”我揪着母亲被汗水浸透的裙角耍赖:“我要吃井水镇的冰西瓜!”“狼外婆最爱抓不睡觉的娃娃。”母亲用蒲扇轻拍我后背。我裹着被单,学屋檐下打盹的花猫蜷缩成团假寐。睫毛在蒸腾的热气里扑闪,耳朵却支棱着捕捉里屋的动静。珠帘掀动时相击的叮咚,搪瓷杯碰碰矮柜的钝响,最后是藤椅承重时悠长的叹息。

当鼾声从里屋漫出时,我确信母亲已经入睡,掀开被汗水滴湿的枕巾爬下床。我赤脚踩过晒烫的青砖,刚下了台阶,便瞥见晾衣绳下闪过一抹褪色的海蓝。男孩正踮脚够藤架上的西红柿,他左手兜着皱巴巴的衣摆,右手摆出剪刀姿势,指尖刚触到青果的蒂梗,我就猛地扑上去。三颗青果从他衣襟滚落,在黄泥地上绽开星星点点的翡翠。“小偷!”我骑在他腰上,膝盖压住他乱蹬的小腿。他扭头龇出沾着青汁的豁牙,像尾困在渔网里的泥鳅。母亲赶来时,我的食

但不可能天天吃硬菜。清汤寡水的面条、有盐没醋的臊子面、糊糊浆浆的面片子,是大师傅的心情写照,也是我们的日常食谱。

饶是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大师傅做的饭其实挺香。比如他夏天拌的凉面,比凉州城里有名的郭凉面还美味——我特意去尝过、比较过。还有他早晨拉的牛肉面,也比外面饭馆的香许多,常引得七站八所的干部都想来乡政府搭伙。不过,若灶上没牛肉,或没有正规炉灶,又或他心情不佳时,牛肉面也就泡汤了。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属大师傅做的拌汤。我爱吃拌汤,估计多半与故乡情结有关——有人说,肠胃的记忆常常镌刻着故乡的味蕾密码。

在我的故乡河沿台,早晨吃拌汤的人居多。

西大滩的早餐特别单调,天天是荷包蛋就干馒头。偶尔变个花样熬一大锅稀饭。可那稀饭着实不成样子。熬制时间短,内容单调没味道,更没个像样的小菜佐餐,大家直呼胃酸。

有一天,几个前晚喝了酒的头头,要求张大师拌些拌汤喝,恰被我碰上。顿如他乡遇故知,我抢着喝了一大碗,还嫌不过瘾。说了许多溢美之词赞颂他的手艺,

又讲起小时候对拌汤的美好回忆,逗得张大师开心不已。

他说:“你要爱吃,我明天再做。”第二天的拌汤,更是美味了得,颜值也了得——红的红,绿的绿,白的白。清稠适中,味道醇厚,不仅多加了青菜末、西红柿,还加了些许牛肉碎沫。小面疙瘩如一个个可爱的小蝌蚪在汤里游弋。喝上一口,味蕾全部欢欣鼓舞,肠胃更是敲锣打鼓。

我站在黑乎乎的灶房里,连喝了两大大碗。张大师和他的胖媳妇看着我的吃相哈哈大笑,说我原来是个“拌汤乡长”。

随后,我和其他干部商量,能否每天早饭都吃拌汤——我怕有人不喜欢——没想到大家都同意了。从此,我们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拌汤早餐,偶尔还会有鲜艳的胡萝卜丝几点缀其间。

有时早上我起得迟了,张大师便会来敲我的窗子:“贾乡,快点呀,拌汤就要被喝完了!”

我在艰苦偏远的西大滩待了两年多,峨博滩的山花,白土台的月光,西沟湾的田野,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和一场又一场大雪,都在我笔下灵动而浪漫。一些朋友读了我笔下关于西大滩的文字,竟总以为那是我血脉生根的故乡。

窃以为,是那碗拌汤的缘故吧。这味特别的食物,把一份第二故乡的温情,不容分说地植在了我心里。往后岁月,每每想起那朴拙的面絮与清汤在炉火上翻滚的场景,心头便如一碗汤水熨过,漾起一股绵长的滋味,驱散了记忆边角的荒凉和孤独……

秋意渐浓的黄昏

(外一首)

朱俊春

落日里的石榴
在秋天的围栏里低头
黄昏的温度贴着成熟的羞赧
谁在窃喜,终于耗尽这盛夏的暑气
那些早起的鸟儿和早落的青果
注定有前世未了的情缘

坐在草地上,看下去就是荷塘
粉红的花儿热烈绽放
蝉鸣声依然不辍于耳
大开大合中,是最后的勇气
抵抗着日日逼近的秋意
接下来的雨声
便是这一生的悲喜

白露之后,黄昏也就提前登场
结伴而返的麻雀,在樟树林中欢叫
这样也好,让花和果实都有归宿
扑面而来的秋风
吹跑了风筝,吹散了蝴蝶
也吹醒了这单调的季节

那个夜晚

我们搬运身体,急不可耐
轻易地,就来到中年的门槛
随之而来的,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
那个夜晚
寒意和忧伤倾巢而出
只要一阵风,灵魂就会自由

就像伤口被清洗、被缝合
以更加疼痛的方式接受新生
缝合针直逼骨头,是幸福还是悲壮
那个夜晚
雨水把人世间冲刷了一遍

我们开始卸下枷锁,活在当下
珍惜每一片月光,问候每一盏渔火
那个夜晚
如果没有那扇窗户
我们就与春天失去了联系

陈英的诗

乡村偶拾一两朵云彩

青苔开始爬上晌午的
西墙的阴影
像一封被遗忘的信笺
我的影子在东
渐渐洇出时间的轮廓
坐在廊下,寡欢的数着雨滴
每一颗都映出
你转身时的娇柔天色

蝴蝶停在绳上,偶尔
松鼠也这样,微微颤动
背负的夕照重比千斤
重得让整个黄昏
都向瓦檐倾斜

紫藤花无声,南瓜藤或许也是
落在去年坐过的石阶
石皆佛
忽然想起某个相似的傍晚
一起说着永恒,
而暮色正把远处的山
染成淡墨

夜里刮起了风

魅影爬上树梢时,夜开始倾斜
镜面收拢所有水痕
刚洗的头发
正以潮湿的弧度,知性的
商议这个季节的沉默

外面有树,欲成林的那样
无法考虑叶片的形状
圆是风捏造的,方是风捏造的
所有未知的轮廓,包括不规则的天籁
风经过时抖落的谎如此丰富

没有蝉鸣的夜晚,风太轻
且单纯,单纯的过于单薄
吹不动眼前的刘海
跟着经年的土丘,路过
深眠者未耕耘熟的田畦
那些关于落叶的注解
早已被泥土折成了直角的跪姿

风只是走个过场
深眠之人见过太多的树叶
和风

